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七十回 一字課大家鬥心角 兩首詩小妹悟情禪

卻說寶珠飲了門杯，便道：「我出一個鴨子的『鴨』字，誰先對出，便是誰接著出去。」一語未了，合席早一疊聲的「雞」、「魚」、「豬」、「羊」的報了出來。寶珠笑道：「這等對法，只派三歲的小孩子講講，你不看這一個字，分開來是『甲』、『鳥』兩個字呢。你們對也要分開合攏都對的極工才算。」於是大家都把天干地支上二十二個字，在肚裡輪了一轉，卻總拼不成一個字來。因道：「這真有點兒難呢。」畢竟婉香敏捷，就想了一個出來道：「我對海市蜃樓的『蜃』字。」大家說好，寶珠便叫書芬把漆盒子拿來，凡是對不出的，每人分一封信去。婉香道：「忙什麼呢？回來打總算。每一轉，除了對出的，每人派一封就是了，這會子但請大家吃了門杯兒。」眾人依了。婉香便出鸚鵡的『鵡』字。蕊珠搶著說蚊蟲的「蚊」字。寶珠說好。蕊珠出桃李的「李」字，茜雲道：「又是天干地支來了，最窘人的。」蕊珠道：「我這裡還有二十二個字好對。婉姊姊的『武』字，除了『文』字，再沒有對得工的。」正說著，賽兒已對了賞雨茆屋的『茆』字。眉仙道：「我也對著一個了，說出來可算不算？」寶珠道：「只要對的出，隨便多少人都算。但是出對子，總該讓給第一個對出的。」眉仙因道：「對葵花的『葵』字。」賽兒拍手道：「好，好！這比我的『茆』字強多了。算我顯丑，我便對一個顯丑的『丑』字。」愛儂道：「我對仔細的『仔』。」綺雲道：「我對件作子的『件』字。」於是迎刃而解。軟玉對伸縮的『伸』字，蕊珠對伶仃的「仃」，茜雲對口逕的「逕」字。寶珠笑道：「亂了，亂了，這會子不記起來，回來可算不明白。」因點了一點，不曾搶對的是婉香、眉仙、美雲、麗雲四個，回頭叫春妍記著。婉香道：「連你自己派是五個呢。」寶珠道：「那麼我對上一個好姐姐的『好』字。」賽兒道：「這個字才是正對。」婉香笑道：「『女』字對『鬼』字，總不見得工。照這樣好對，我便對個小孩子的『孩』字。」眉仙道：「那麼我也有了，『妊娠』兩個字卻好對得。」麗雲笑道：「好，好，那麼咱們該有喜酒吃了。」說的眉仙滿臉飛紅起來。美雲怕眉仙著惱，因搭訕道：「我來對一個麗妹妹的『妹』字。」麗雲道：「『妹』字這邊是從『未』字的，不是從『末』字，還是我到想了一個來，卻抵得兩個。」寶珠因問：「怎麼一個字好抵兩個？」麗雲道：「我說酒醉楊妃的『妃』字，可不是天干地支上都有的麼？」說著，對眉仙一笑。眉仙知道自己臉上紅著，更覺不好意思。想想又沒得話好辯，因便托故離席，回到夕陽紅半樓來。韻兒正攤著許多蠟梅花蕊兒，在那裡用銅絲穿花籃子。看見眉仙，因站起來道：「小姐用過午膳了麼？」眉仙搖手兒道：「我吃不下，你把我被窩兒打開來，我睡一會兒。」韻兒看眉仙臉上紅紅的，因問：「敢是多喝了酒？」眉仙有意無意的答道：「也差不多。」說著便和衣躺到牀上睡去，心裡怪不舒服，自己也說不出究竟是為了什麼，因見牀頂居中已掛了一個花籃子，便把眼光移在花籃子上，將那花蕊兒一五一十的數著，卻又數不清楚。因是無聊之極，不知不覺也就朦朧睡了。寶珠等席散之後，便拿了幾封信來找他代寫。見眉仙正在好睡，不忍驚動，便自坐到眉仙的書案上，自己寫去。抽開抽屜取信紙時，見有一張詩箋，認得筆跡是浣花的，看上面寫道：

宿債償完萬事休，我於人世復何求？
情場證果心如佛，不解歡娛哪解愁。
轉覺性情歸淡漠，更無言語表纏綿。
十年求杵還容易，難怪裴航不學仙。

寶珠看到這裡，不禁大笑起來，卻把眉仙驚醒了。

寶珠見眉仙已醒，便丟下詩箋子過來，見眉仙兀是滿臉睡容，寶珠道：「姊姊你怎麼回來便睡？又不好好兒睡，怕不著了寒呢。」眉仙搖搖首兒，因道：「你一個兒在那裡笑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看浣妹妹的詩，他那一種見解，真和你一個鼻孔兒出氣。只怕的將來你兩姊妹兒，真要成仙成佛呢。」眉仙笑道：「成仙成佛又何必等到將來，我早說，一個人若是指望一件事，居然有一日遂了他的心願，就比方修仙學佛的人居然成了仙佛。當初那人因為羨慕仙佛，不惜工夫的去修他學他，在那修學的時候，唯恐成不來仙佛，又恐仙佛摒棄了他，於是凝神一志的誦經誦咒，去諂媚那仙佛。及至真個成了仙成了佛之後，你想他心裡可不滿足，還指望別的什麼事來。照此看去，咱們這些人可不是已經成了仙佛。你說浣花的見解錯了，我試問你，你如今心裡還指望什麼也不？」寶珠頓住了嘴，半晌道：「我指望我化出許多身子兒來伴著我的姊姊妹妹，大家終日都圍著我，再不要離開了一刻兒，疏淡了一個兒，那我心裡方才滿足。」眉仙笑道：「癡人又說癡話呢。我不和你講去，你還是和婉姊姊講去。」說著伸手兒去推寶珠。寶珠便一頭躺在眉仙懷裡，一手去勾他的頭兒道：「你這小嘴兒會講冷話，我吃了你去肚裡燙熱了，再和你講。」正是：

心剔芳透玲瓏藕，妙舌迴環宛轉珠。